

# 儒林外史

志軒題



下



# 儒林外史

## 第二十八回

季葦蕭揚州入贅

蕭金鉉白下選書

話說鮑廷璽走到閭門，遇見跟他哥的小廝阿三。阿三前走，後面跟了一個閑漢，挑了一擔東西，是些三牲和一些銀錠紙馬之類。鮑廷璽道：「阿三，倪大太爺在衙門裏麼？你這些東西叫人挑了同他到那裏去？」阿三道：「六太爺來了，大太爺自從南京回來，進了大老爺衙門，打發人上京接太太去，去的人回說，太太已於前月去世。大太爺着了這一急，得了重病，不多幾日，就歸天了。大太爺的靈柩現在城外厝着，小的便搬在飯店裏住。今日是大太爺頭七，小的送這三牲紙馬到墳上燒紙去。」

鮑廷璽聽了這話，兩眼大睜着，話也說不出來，慌問道：「怎麼說？大太爺死了？」阿三道：「是，

大老爺去世了。』鮑廷璽哭倒在地，阿三扶了起來，當下不進城了，就同阿三到他哥哥厝基的所在，擺下牲醴，澆奠了酒，焚起紙錢，哭道：『哥哥，陰魂不遠，你兄弟來遲一步，就不能再見大哥一面！』說罷，又慟哭了一場。阿三勸了回來，在飯店裏住下。

次日，鮑廷璽將自己盤纏又買了一副牲醴紙錢，去上了哥哥墳，回來一連在飯店裏住了幾天，盤纏也用盡了，阿三也辭了他往別處去了，思量沒有主意，只得把新做來的一件見撫院的紬直裰當了兩把銀子，且到揚州尋尋季姑爺再處。當下搭船，一直來到揚州，往道門口去問季葦蕭的下處。門簿上寫着『寓在興教寺』，忙找到興教寺。和尚道：『季相公麼？他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隔壁尤家招親，你到那裏去尋。』

鮑廷璽一直找到尤家，見那家門口掛着彩子，三間敞廳，坐了一敞廳的客，正中書案上，點着兩枝通紅的蠟燭，中間懸着一軸『百子圖』的畫，兩邊貼着硃箋紙的對聯，上寫道：『清風明月常如此，才子佳人信有之。』季葦蕭戴着新方巾，穿着銀紅紬直裰，在那裏陪客，見了鮑廷璽進來，嚇了一跳，同他作了揖，請他坐下，說道：『姑老爹才從蘇州回來的。』鮑廷璽道：『正是，恰又遇着姑爺恭喜，我來

吃喜酒。」

座上的客問此位尊姓。

季葦蕭代答道：「這舍親姓鮑，是我的賤內的姑爺，是小弟的姑丈人。」

衆人道：「原來是姑太爺。」

失敬！失敬！

鮑廷璽問各位太爺尊姓。

季葦蕭指着上首席坐的兩

位道：「這位是辛東之先生。」

這位是金寓劉先生。

二位是揚州大名士。

作詩的從古也沒有這好

的。又且書法絕妙，天下沒有第三個。」

說罷，擺上飯來。

二位先生首席鮑廷璽三席，還有幾個人，都是尤家親戚，坐了一桌子。

吃過了

飯，這些親戚們同季葦蕭裏面料理事去了。

鮑廷璽坐着，同那兩位先生攀談。

辛先生道：

「揚州這些有錢的鹽豎子，其實可惡！就如河下興盛旂馮家，他有十幾萬銀子。他

從徽州請了我出來，住了半年，我說：『你要爲我的情，就一總送我二三千銀子。』他竟一毛不拔！

我後來向人說：『馮家他這銀子該給我的。他將來死的時候，這十幾萬銀子，一個錢也帶不去，到陰

司裏是個窮鬼。」

閻王要蓋『森羅寶殿』，這四個字的匾，少不是請我寫，至少也得送我一萬銀子！

我那時就把幾千與他用，用也不可，何必如此計較！」說罷，笑了。

金先生道：「這話一絲也不錯！前日不多時，河下方家來請我寫一副對聯，共是二十二個字。」

他叫小廝送了八十兩銀子來謝我，我叫他小廝到跟前，吩咐他道：「你拜上你家老爺，說金老爺的字，是在京師王爺府裏品過價錢的小字是一兩一個，大字十兩一個。我這二十二個字，平買平賣，時價值二百二十兩銀子。你若是二百一十九兩九錢，也不必來取對聯。」那小廝回家去說了，方家這畜生，賣弄有錢，竟坐了轎子到我下處來，把二百二十兩銀子與我。我把對聯遞與他，他——兩把把對聯扯碎了！我登時大怒，把這銀子打開，一總都擲在街上，給那些挑鹽的，拾糞的去了！列位！你說這樣小人，豈不可惡！」

正說着，季葦蕭走了出來，笑說道：「你們在這裏講鹽豎子的故事？我近日聽見說揚州是『六精』。」辛東之道：「是『五精』罷了，那裏『六精』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是『六精』的很，我說與你聽。他轎裏是坐的債精，抬轎的是牛精，跟轎的是屁精，看門的是謊精，家裏藏着的是妖精，這是『五精』了；而今時作，這些鹽商頭上戴的是方巾，中間定是一個水晶結子，合起來是『六精』。」說罷，一齊笑了。捧上麵來吃。四人吃着，鮑廷璽問道：「我聽見說鹽務裏這些有錢的，到麵店裏，八分一碗的麵，只呷一口湯就拏下去，賞與轎夫吃。這話可是有的麼？」辛先生道：「怎麼不是有的？」金先生道：「他那裏當真吃不下！他本是在家泡了一碗鍋巴吃了，才到麵店去的！」

當下說着笑話，天色晚了下來。裏面吹打着，引季葦蕭進了洞房。衆人上席吃酒。吃罷各散。鮑廷璽仍舊到鈔關飯店裏住了一夜，次日來賀喜，看新人。看罷出來，坐在廳上，鮑廷璽悄悄問季葦蕭道：「姑爺，你前面的姑奶奶不曾聽見怎的，你怎麼又做這件事？」季葦蕭指着對聯與他看道：「你不見「才子佳人信有之」，我們風流人物，只要才子佳人會合，一房兩房，何足爲奇？」

鮑廷璽道：「這也罷了，你這些費用是那裏來的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我一到揚州，苟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兩銀子，又把我在瓜洲管關稅。只怕還要在這裏過幾年，所以又娶一個親。姑老爹，你幾時回南京去？」

鮑廷璽道：「姑爺，不瞞你說，我在蘇州去投奔一個親戚不着，來到這裏，而今並沒有盤纏回南京。」

季葦蕭道：「這個容易。我如今送幾錢銀子與姑老爹做盤費，還要託姑老爹帶一個書子到南京去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那辛先生、金先生和一個道士，又有一個人，一齊來吵房。季葦蕭讓了進去，新房裏吵了一會，出來坐下。辛先生指着這兩位向季葦蕭道：「這位道友尊姓來，號霞士，也是我們揚州詩人。這位是蕪湖郭鐵筆先生，鐫的圖書最妙。今日也趁着喜事來奉訪。」季葦蕭問了二位的下

處說道：『即日來答拜。』辛先生和金先生道：『這位令親鮑老爹，前日聽說尊府是南京的，却幾時回南京去？』季葦蕭道：『也就在這一兩日間。』那兩位先生道：『這等，我們不能同行了。我們同在這個俗地方，人不知道敬重，將來也要到南京去。』

說了一會話，四人作別去了。鮑廷璽問道：『姑爺，你帶書子到南京與那一位朋友？』季葦蕭道：『他也是我們安慶人也，姓季，叫作季恬逸，和我同姓不宗。前日同我一路出來的。我如今在這裏不得回去，他是沒用的人，寄個字叫他回家。』鮑廷璽道：『姑爺，你這字可曾寫下？』季葦蕭道：『不曾寫下。我今晚寫了，姑老爹明日來取這字和盤纏，後日起身去罷。』

鮑廷璽應諾去了。當晚季葦蕭寫了字，封下五錢銀子，等鮑廷璽次日來拏。次日早晨，一個人坐了轎子來拜，傳進帖子，上寫『年家眷同學弟宗姬頓首拜。』季葦蕭迎了出去，見那人方巾闊服，古貌古心。進來坐下，季葦蕭動問仙鄉尊字。那人道：『賤字穆菴，敝處湖廣。一向在京，同謝茂秦先生館於趙王家裏。因返舍走走，在這裏路過，聞知大名，特來進謁。有一個小照行樂，求大筆一題。將來還要帶到南京去遍請諸名公題詠。』季葦蕭道：『先生大名，如雷灌耳。小弟獻醜，真是『弄斧班門』了。』

說罷，吃了茶，打恭上轎而去。恰好鮑廷璽走來，取了書子和盤纏，謝了季葦蕭。季葦蕭向他說：「姑老爹到南京，千萬尋到狀元境，勸我朋友季恬逸回去。南京這地方是可以餓的死人的，萬不可久住！」說畢，送了出來。

鮑廷璽擎着這幾錢銀子，搭了船，回到南京，進了家門，把這些苦處告訴太太一遍，又被太太臭罵了一頓。施御史又來催他兌房價，他沒銀子兌，只得把房子退還施家。這二十兩押議的銀子做了干罰。沒處存身，太太只得在內橋娘家——胡姓——借了一間房子，搬進住着。

住了幾日，鮑廷璽拿着書子來到狀元境，尋着了季恬逸。季恬逸接書看了，請他吃了一壺茶，說道：「有勞鮑老爹。這些話，我都知道。」鮑廷璽別過自去了。

這季恬逸因缺少盤纏，沒處尋寓所住，每日裏拿着八個錢買四個「吊桶底」作兩頓吃，晚裏在刻字店一個案板上睡覺。這日見了書子，知道季葦蕭不來，越發慌了；又沒有盤纏回安慶去，終日吃了餅，坐在刻字店裏出神。

那一日早上，連餅也沒的吃，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元色直裰，走了進來，和他拱一拱手。季恬逸拉他在板凳上坐下。那人道：「先生尊姓？」季恬逸道：「賤姓季。」那人道：「請問先生這裏可有選文章的名士麼？」季恬逸道：「多的很！衛體善、隨岑、蔞、馬純上、蘧駪夫、匡超人，我都認得；還有前日同我在這裏的季葦蕭，這都是大名士。你要那一個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拘那一位。我小弟有二三三百銀子，要選一部文章。煩先生替我尋一位來，我同他好合選。」季恬逸道：「你先生尊姓貴處，也說與我，我好去尋人。」那人道：「我覆姓諸葛，盱眙縣人。說起來，人也還知道的。先生竟去尋一位來便了。」

季恬逸請他坐在那裏，自己走上街來，心裏想道：「這些人雖常來在這裏，却是散在各處，這一會沒頭沒腦，往那裏去捉……」可惜季葦蕭又不在這裏……又想到：「不必管他！我如今只望着水西門一路大街走，遇着那個就捉了來，且混他些東西吃吃再處。」

主意已定，一直走到水西門口，只見一個人，押着一擔行李進城。他舉眼看時，認得是安慶的蕭金鉉。他喜出望外道：「好了！」上前一把拉着，說道：「金兄！你幾時來的？」蕭金鉉道：「原來是恬兄！你可同葦蕭在一處？」季恬逸道：「葦蕭久已到揚州去了。我如今在一個地方，你來

的恰好。如今有一樁大生意作成你——你却不可忘了我！』  
蕭金鉉道：『甚麼大生意？』季恬逸道：『你不要管。你只同着我走，包你有幾天快活日子過！』

蕭金鉉聽了，同他一齊來到狀元境刻字店。只見那姓諸葛的正在那裏探頭探腦，望季恬逸高聲道：『諸葛先生！我替你約了一位大名士來！』那人走了出來，迎進刻字店裏，作了揖，把蕭金鉉的行李寄放在刻字店內。三人同到茶館裏敘禮坐下，彼此各道姓名。那人道：『小弟覆姓諸葛，名佑，字天申。』蕭金鉉道：『小弟姓蕭，名鼎，字金鉉。』

季恬逸就把方才諸葛天申有幾百銀子要選文章的話說了。諸葛天申道：『這選事，小弟自己也略知一二；因到大邦，必要請一位大名下的先生，以附驥尾，今得見蕭先生，如魚之得水了！』蕭金鉉道：『只恐小弟菲材，不堪勝任。』季恬逸道：『兩位都不必謙，彼此久仰。今日一見如故，諸葛先生且做個東，請蕭先生吃個下馬飯，把這話細細商議。』諸葛天申道：『這話有理，客邊只好假館坐坐。』

當下三人會了茶錢，一同出來，到三山街一個大酒樓上。蕭金鉉首席，季恬逸對坐，諸葛天申主位。堂倌上來問菜。季恬逸點了一賣肘子，一賣板鴨，一賣醉白魚，先把魚和板鴨拏來吃酒，留着肘

子再做三分銀子湯，帶飯上來。堂倌送上酒來，斟了吃酒。季恬逸道：『先生，這件事我們先要尋一個僻靜些的去處；又要寬大些，選定了文章，好把刻字匠叫齊在寓處來看着他刻。』蕭金鉉道：『要僻地方，只有南門外報恩寺裏好；又不吵鬧，房子又寬，房錢又不十分貴。我們而今吃了飯，竟到那裏尋寓所。』

當下吃完了幾壺酒，堂倌擎上肘子湯和飯來。季恬逸儘力吃了一飽。下樓會帳，又走到刻字店，託他看了行李，三人一路走出了南門。那南門熱鬧轟轟，真是車如游龍，馬如流水！三人擠到半日，才擠了出來，望着報恩寺，走了進去。季恬逸道：『我們就在這門口尋下處罷。』蕭金鉉道：『不好，還要再向裏面些去，方才僻靜。』

當下又走了許多路，走過老退居，到一個和尚家，敲門進去。小和尚開了門，問做什麼事，說是來尋下處的，小和尚引了進去。當家的老和尚出來見，頭戴玄色緞僧帽，身穿繭紬僧衣，手裏拿着數珠，鋪眉蒙眼的走了出來，打個問訊，請諸位坐下，問了姓名、地方。三人說要尋一個寓所。和尚道：『小房甚多，都是各位現任老爺常來做寓的。三位施主請自看，聽憑揀那一處。』

三人走進裏面，看了三間房子，又出來同和尚坐着，請教每月房錢多少。和尚一口價，定要三兩。

一月。講了半天，一釐也不肯讓。諸葛大申已是出二兩四了，和尚只是不點頭，一會又罵小和尚：『不掃地！』明日下午橋施御史老爺來此擺酒，看見成什麼模樣！』

蕭金鉉見他可厭，向季恬逸說道：『下處好是好，只是買東西遠些。』老和尚呆着臉道：『在小房住的客，若是買辦和廚子是一個人做，就住不的了。須要廚子是一個人，在廚下收拾着，買辦又是一個人，伺候着買東西才趕的來。』蕭金鉉笑道：『將來我們在這裏住，豈但買辦廚子是用兩個人，還要牽一頭禿驢與那買東西的人騎着來往，更走的快！』

把那和尚罵的白瞪着眼，三人便起身道：『我們且告辭，再來商議罷。』和尚送出來，又走了二里路，到一個僧官家敲門。僧官迎了出來，一臉都是笑，請三位廳上坐，便煨出新鮮茶來，擺上九個茶盤，一上好的蜜橙糕，核桃酥，一奉過來與三位吃。三位講到租寓處的話，僧官笑道：『這個何妨，聽憑三位老爺，喜歡那裏，就請了行李來。』三人請問房錢。僧官說：『這個何必計較？三位老爺來住，請也請不到。隨便見惠些須香資，僧人那裏好爭論？』

蕭金鉉見他出語不俗，便道：『在老師父這裏打攪，每月送銀二金，休嫌輕意。』僧官連忙應承了。當下兩位就坐在僧官家，季恬逸進城去發行李。僧官叫道：人打掃房間，鋪設牀鋪桌椅傢伙，又

換了茶來，陪二位談。

到晚，行李發了來，僧官告別進去了。

蕭金鉉叫諸葛天申先秤出二兩銀子來，用封袋封了，貼了

簽字，送與僧官。

僧官又出來謝過。

三人點起燈來，打點夜消。

諸葛天申稱出錢把銀子託季恬逸

出去買酒菜。

季恬逸出去了一會，帶着一個走堂的，捧着四壺酒，四個碟子來，——一碟香腸，一碟鹽水

蝦，一碟水雞腿，一碟海蜇——擺在桌上。

諸葛天申是鄉裏人，認不的香腸，說道：『這是什麼東西？』

好像豬鳥。

蕭金鉉道：『你只吃罷

了，不要問他。』

諸葛天申吃着，說道：『這就是臘肉！』

蕭金鉉道：『你又來了！』

臘肉有個皮長在

一轉的，這是豬肚內的小腸！』

諸葛天申又不認的海蜇，說道：『這迸脆的是甚麼東西？』

倒好吃！

再買些迸脆的來吃吃！』

蕭季二位又吃了一會。

當晚吃完了酒，打點各自歇息。

季恬逸沒有行李，蕭金鉉勻出一條褥

子來，給他在腳頭蓋着睡。

次日清早，僧官走進來說道：『昨日三位老爺駕到，貧僧今日備個腐飯，屈三位坐坐，就在我們這

寺裏各處頑頑。』三人說了『不敢當。』僧官激請到那邊樓底下坐着，辦出四大盤來吃早飯；吃過，同三位出來閒步，說道：『我們就到三藏禪林裏頑頑罷。』

當下走進三藏禪林，頭一進是極高的大殿，殿上金字匾額，『天下第一祖庭。』一直走過兩間房子，又曲曲折折的階級欄杆，走上一個樓去，只道是沒有地方了，僧官又把樓背後開了兩扇門，叫三人進去看，那知還有一片平地，在極高的所在，四處都望着。內中又有參天的太木，幾萬竿竹子，那風吹的到處颼颼的響。中間便是唐玄奘法師的衣鉢塔。

頑了一會，僧官又邀到家裏。晚上九個盤子吃酒。吃酒中間，僧官說道：『貧僧到了僧官任，還不曾請客。後日家裏擺酒唱戲，請三位老爺看戲，不要出分子。』三位道：『我們一定奉賀。』當夜吃完了酒。

到第三日，僧官家請的客，從應天府尹衙門的人到縣衙門的人，約有五六十。客還未到，廚子看茶的老早的來了，戲子也發了箱來了。僧官正在三人房裏閒談，忽見道人走來說：『師公，那人又來了！』只因這一番有分教：

平地風波，天女下維摩之室；空堂宴集，雞羣來皎鶴之翔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九回

諸葛佑僧寮遇友

杜慎卿江郡納姬

話說僧官正在蕭金鉉三人房裏閒坐，道人慌忙來報：『那個人又來了。』僧官就別了三位，同道人出去，問道：『可又是龍三那奴才？』道人道：『怎麼不是？他這一回來的把戲更出奇！老爺，你自去看。』

僧官走到樓底下，看茶的正在門口擺着爐子。僧官走進去，只見椅子上坐着一個人，一副烏黑的臉，兩隻黃眼睛珠，一嘴鬍子，頭戴一頂紙剪的鳳冠，身穿藍布女褂，白布單裙，腳底下大腳花鞋，坐在那裏。兩個轎夫站在天井裏要錢。

那人見了僧官，笑容可掬，說道：『老爺，你今日喜事，我所以絕早就來替你當家。你且把轎錢替我打發去着。』僧官愁着眉道：『龍老三，你又來做甚麼？這是個甚麼樣子！』慌忙把轎錢打發

了去，又道：『龍老三，你還不把那些衣服脫了！人看着怪模怪樣！』

龍三道：『老爺，你好沒良心！你做官到任，除了不打金鳳冠與我戴，不做大紅補服與我穿，我做太太的人，自己戴了一個紙鳳冠，不怕人笑也罷了，你還叫我去掉了是怎的？』僧官道：『龍老三！頑是頑，笑是笑。雖則我今日不會請你，你要上門怪我，也只該好好走來。爲甚麼粧這個樣子？』

龍三道：『老爺，你又說錯了。』夫妻無隔宿之仇。我怪你怎的？』僧官道：『我如今自己

認不是罷了。是我不會請你，得罪了你。你好好脫了這些衣服，坐着吃酒，不要粧瘋做癡，惹人笑話！』龍三道：『這果然是我不是。我做太太的人，只該坐在房裏，替你裝園碟，剝果子，當家料理；那有個坐在廳上的，惹的人說你家沒內外？』

說着，就往房裏走。僧官拉不住，竟走到房裏去了。僧官跟到房裏，說道：『龍老三！這喇夥的事，而今行不得，惹得上面官府知道了，大家都不便！』龍三道：『老爺，你放心。自古道：『清官難斷家務事。』』

僧官急得亂跳。他在房裏坐的安穩穩的，吩咐小和尚，叫茶上拿茶來與太太吃。僧官急得走進走出。恰走出房門，遇着蕭金鉉三位走來，僧官攔不住。三人走進房，季恬逸道：『噫！那裏來

的這位太太！』那太太站起來說道：『三位老爺請坐。』

僧官急得話都說不出來。三個人忍不住的笑。道人飛跑進來說道：『府裏尤老爺到了。』僧官只得出去陪客。那姓尤姓郭的兩個書辦進來作揖，坐下吃茶，聽見隔壁房裏有人說話，就要走進去。僧官又攔不住。二人走進房，見了這個人，嚇了一跳道：『這是怎的！』止不住就要笑。當下四五個人一齊笑起來。

僧官急得沒法，說道：『諸位太爺，他是個喇子。他屢次來騙我。』尤書辦笑道：『他姓甚麼？』

僧官道：『他叫作老龍三。』郭書辦道：『龍老三，今日是僧官老爺的喜事，你怎麼到這裏胡鬧？』

快些把這衣服都脫了到別處去！』龍三道：『太爺，這是我們私情事，不要你管。』尤書辦道：『這又胡說了！你不過是想騙他，也不是這個騙法！』

蕭金鉉道：『我們大家拏出幾錢銀子來捨了這畜生去罷！免得在這裏鬧的不成模樣。』那龍三那裏肯去。

大家正講着，道人又走進來說道：『司裏董太爺同一位金太爺已經進來了。』說着，董書辦同

金東崖走進房來。東崖認得龍三，一見就問道：『你是龍三？你這狗頭，在京裏拐了我幾十兩銀子走了，怎麼今日又在這裏扭這個模樣？分明是騙人！其實可惡！』——叫跟的小子——『把他的鳳冠